

# 阴谋与爱情

[德]席勒 著 张威廉 杨武能 译

*Tulips* 郁金香译丛

四川人民出版社

*Tulips* 郁金香译丛

# 阴谋与爱情

[德] 席勒 著  
张威廉 杨武能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特约编辑: 梁 敏

责任编辑: 朱蓉贞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何 华

**阴谋与爱情**

席勒著 张威廉 杨武能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52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52-7/I·642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0.00 元



## 主编絮语

杨武能

按照构想,“郁金香译丛”该是一个世界文学小文库。它将选收除我国以外的东西方文学名著,而且还要力争都是一流的佳作。

篇幅方面,考虑到当今人们大多余暇有限,则着眼于小,也就是说每一本都争取不超过15万字。因此,译丛中除中短篇的全译,也会有一些精选本。

之所以要“小”,除去时间方面的原因,还考虑到书价:眼下的中国,出豪华本、精装本、大部头和文集、全集,几已成为时尚。这个现象当然未可厚非,因为它既能显示一些出版社的魄力、实力,展现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还构成了社会稳定、文化昌明的一大景观。只不过一窝蜂这么干,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书价普遍太贵。广大读者,特别是一般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常常便只能望书兴叹。我们编选出版这个篇幅小、价格低,然而内容却力求精彩和经典的译丛,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需要。

为真正做到“精彩和经典”,笔者不只邀请省内外一批于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卓有建树的朋友参加工作,而且入选作品的译者多为一流。这样,相信既对得起我们所介绍的文坛大师,也对得起我们的广大读者。

为了给译丛取一个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我和朋友们真是绞尽脑汁,什么“播火者”,什么“新世纪”,似乎都已用滥,都不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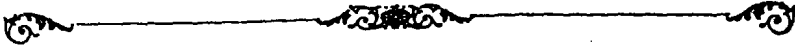


适。最后，还是聪明的贵编朱蓉贞女士想出了郁金香这个花名，在我看不只贴切，而且不同凡响。众所周知，郁金香是一种生长在中近东、北非和欧洲的世界名花，特别是地处北欧的荷兰，更享有郁金香之国的美誉。此花一朵一朵形似欧美国家常用的高脚酒杯，色彩鲜明、艳丽，姿容华贵、高雅，有与我国的荷花相似的气质。单独一种甚至一朵郁金香就已十分耐看，林林总总地、大片大片生长在花畦中、田野上、园林间，更是蔚为壮观，令人一见尘念俱消、心旷神怡。郁金香三字刚从朱女士口中吐出来，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德国著名游览地罗滕堡的一处园林，以及多年前我第一次面对一大片五色缤纷的郁金香的美好回忆……

我们希望，在包括您在内的各方面师友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培育的这些可爱的小花能茁壮成长，健康繁衍，最终变得来一丛一丛，一片一片，有朝一日也真正变得蔚为壮观，为我们的文学百花园增添几许生气和艳丽。

1997年8月10日 锦水河畔 四川大学





## 译 序

张威廉 杨武能

弗里德利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是德国文学史上与歌德齐名的大诗人、大剧作家和美学理论家。他最著名的诗作为经贝多芬于第九交响乐中谱曲后传遍世界的《欢乐颂》；此外，他还有一些抒情诗、哲理诗和叙事谣曲，也受到重视。

但是作为剧作家，席勒的成就更多、更大，在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更加显赫。他创作的《强盗》、《阴谋与爱情》、《裴阿斯柯在热拉亚的谋反》、《堂·卡洛斯》、《华伦斯坦三部曲》、《玛利亚·斯图亚特》、《奥里昂的姑娘》和《威廉·退尔》等一系列著名剧本，至今不但仍脍炙人口，其中一部份还常常搬上德国和世界戏剧舞台，有的还多次拍成电影。

《阴谋与爱情》（1783）是青年席勒在狂飙突进时期的一个代表作，被恩格斯誉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它通过一对门第出身不同的年轻人由相恋而毁灭的悲惨故事，对荒淫无耻、阴险卑劣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剧本情节紧凑，矛盾冲突的展开自然合理、扣人心弦，紧张激烈之中却又不乏抒情和富于诗意的场面，阅读起来与看舞台演出一样地引人入胜。剧中的人物全都刻画得十分成功：宰相无疑是一切封建朝廷中残忍毒辣和寡廉鲜耻的权奸典型，秘书伍尔穆也可





谓一肚子坏水，是个为虎作伥、阴险诡诈的地道小人和帮凶；至于正面人物，一个个除去其可爱之处外，又令人信服地有着自身的弱点，如斐迪南的嫉妒多疑乃至自私，露意丝的迷信和软弱，米勒夫妇不同层度地都惧怕官府，等等。读《阴谋与爱情》，很容易想到莱辛和莎士比亚的一些著名悲剧，例如《爱米丽雅·迦洛蒂》、《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赛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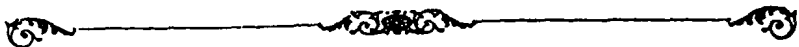
在我国，《阴谋与爱情》已于1934年和1955年先后有了张富岁的第一个译本和廖辅叔的第二个译本，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不只一个剧团搬上了舞台，加之还有同名德国电影的放映，此剧因此可谓家喻户晓，其受我国读者和观众喜爱和欢迎的程度，几可与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媲美。

这儿收入“郁金香译丛”的杨武能译本，乃是四十多年来的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新译，相信同样会受到当今广大读者的喜爱。

中国公主杜兰朵（亦译图兰多）的故事始见于17世纪波斯无名氏的东方故事集《一千零一日》。意大利诗人谷齐（1720—1806）曾于1762年把它写成剧本，席勒的《杜兰朵公主》就是根据谷齐的本子翻译和改编成的。20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曾于1924年把这故事写成歌剧。

谷齐原剧的情节是：美丽而性情残暴的中国公主杜兰朵挑选驸马非常苛刻。凡向她求婚的王子一定要先猜中她的三个谜语，猜不中就要被枭首示众。已经有许多王子因迷恋她的美色牺牲了。一天又到了一个亡命而来的外国王子。他把三个谜语都猜中了。公主原已属意这英俊少年，但因他在湖朝大臣面前丢了她的脸而愤不欲生。王子便建议让她猜一猜他自己的姓名。公主有一个侍女，原是一位落难的鞑靼公主，也爱上了王子。她晚上前去





引诱他同逃，但王子忠于杜兰朵，拒绝了她。他在谈话中却泄漏了自己的姓名。侍女便把它告诉公主，原想公主猜中了这谜便不必再嫁他了。不料公主虽说破了王子的谜，自己又占了上风，却然仍选他做了附马……

席勒的改编本完成于1801年，翌年初便在魏马、德累斯顿、柏林等地上演。席勒认为谷齐的作品“在布局上表现出极大的才思，但就诗剧的生命来说，还不够完美，人物像牵线的傀儡，一种拘谨的生硬性贯串着全剧”。他说，他“在情节上没有多少改动，希望通过诗意方面的润饰，使这剧在演出时有较高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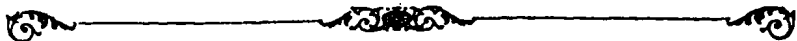
其实，席勒对原剧的改动是相当大的。他把剧中女主角的性格作了重要的改变：杜兰朵美丽、高傲，但并不残酷，她苛待求婚的男人，只不过是使历来受压迫的中国女性扬眉吐气。在第二幕第四场，她那“我不是残酷。我只要求自由生活”的一席话，是谷齐所梦想不到的。由此可见，促使席勒改编《杜兰朵》的动机，仍是他那特有的同情弱小、反抗强暴的正义感。

至于那三个谜，谷齐原作是“年岁”、“太阳”和“阿德里亚的狮”。席勒只用了他的第一个，把和中国毫无关系的第三个谜换成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犁”，把第二个谜换成了“眼睛”，使王子猜谜时能结合公主美丽的眼睛而赢得她的好感。“犁”和“眼睛”这两个谜是“一千零一日》里原有的，说明席勒改编谷齐的本子时曾参考过1712年已译成德语的这本书。

席勒也曾参考过许多有关中国的资料。谷齐剧中在起誓和感叹时喊的是“孔子！”，把孔子看作中国人信仰的神。席勒改成了“天！”，有时用“伏羲”；他知道伏羲是中国民族传说中的始祖。祭祀用的牲口数目，谷齐原剧是一百，席勒都改成三百，因为在中国古籍里“三”是个常用的数字。在第四幕第十场前，原剧还







有一场：卡拉夫睡着时，太监总管特鲁法定轻轻走来，把一个曼陀罗花的根放到他头底下，意欲凭借它的力量使卡拉夫在睡梦中说出自己的姓名，闹了一些笑话。席勒把这一场删了。

张威廉译这部以中国公主为题材的传奇剧，目的之一是想强调一下席勒当时对中国的兴趣和认识。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在遥远的德国，已经有一位大诗人在替中国被压迫的妇女鸣不平，替她们呼吁解放，这是多么令我们感动和感谢的事！

1988年，有以同一题材的歌剧（张艺谋导演）和川剧（魏明伦编导）在我国的北京等地唱对台戏，被视为剧坛一大盛事，一个“杜兰朵热”似乎正在兴起。“郁金香译丛”收入《杜兰朵公主》，想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缘走进剧场的广大读者的需要。





## 目 录

|             |            |
|-------------|------------|
| 阴谋与爱情 ..... | 杨武能译 (1)   |
| 杜兰朵 .....   | 张威廉译 (123) |



## 第一幕

### 第一场

乐师家里的一个房间

米勒正从圈椅里站起来，把大提琴靠在一旁。米勒太太坐在桌旁喝咖啡，还穿着睡衣。

米勒 （很快地踱来踱去）事情就这么定了。情况正变得严重起来。我的女儿和男爵少爷已成为众人的话柄。我的家已遭人笑骂。宰相会得到风声的——一句话，我不准那位贵公子再进咱们家的门。

米勒太太 又不是你求他上你这儿来的——又不是你把闺女硬塞进了他怀里！

米勒 我是没有求他上咱家来——我是没有把闺女硬塞给他；可谁会计较这些呢？——我是一家之主，本该更严厉地管教自己





的女儿，本该更好地提防那位少校——或者立刻去见他的父亲大人，把事情原原本本报告给他。男爵少爷最终会闹出乱子来，这我无论如何都该知道，而一切罪责将通通落在我这个提琴师头上。

米勒太太 （将咖啡喝得一点不剩）笑话！胡扯！什么会落在你头上？谁又能把你怎么着？你仍然干你的老行道，仍然招收学生，只要什么地方还有招的。

米勒 可是，你告诉我，这整个买卖结果又会怎样？——他不可能娶咱闺女——根本谈不上娶不娶的问题，而做他的一个——上帝怜悯！——得啦得啦！——就说有这么位贵公子，东游西荡鬼知道已经尝试过多少美酒，眼下自然也会有胃口来饮一点清水。当心！当心！即使你在门上的每一个节疤眼儿背后安一只眼睛，即使你对每一只夜蛾子都保持警惕，他也会在你鼻尖儿底下把你闺女骗走，叫她吃亏上当，自己却溜之大吉。姑娘呢，便一辈子身败名裂，要么呆在家里嫁不出去，要么就继续操那讨厌的营生。（用拳头击打自己额头）耶稣基督啊！

米勒太太 愿上帝发发慈悲，保佑我们！

米勒 是需要上帝保佑。那么个花花公子还会安什么心！——姑娘生得漂亮——苗条——步履轻盈。至于脑顶下边有无脑子，就无所谓了。一般人都不管你们妇女脑子怎样，只有亲爱的上帝才不忽视最根本的东西——当那轻浮少年把这方面的底细摸透了——嗨，瞧吧！他马上就会像我的罗德尼嗅到了法国人似的心花怒放<sup>①</sup>，立刻会挂满帆，大胆发起攻击，不——不是

---

<sup>①</sup> 罗德尼（Rodney，1719—1792）英国海军上将，以在西印度群岛的海战中歼灭法国舰队而名噪一时。





我把他想得很坏。人总是人。这我不会不知道。

米勒太太 可你也该读读男爵少爷写给你女儿的那些信。上帝啊，真是美极啦！事情明摆着，他所倾心的纯粹是她美好的心灵。

米勒 唯其如此，更加糟糕！为驱赶驴子，却鞭打袋子。要想向可爱的肉体致意，只得让美好的心灵当信差。我当初是怎么来着？只要先规规矩矩，做到心心相印，等火候一到，肉体便会呼喇一下，跟着也拼在一起！奴仆总是学老爷的样儿；银色的月亮说到底不过是个皮条匠。

米勒太太 你还是先看看少校先生拿到咱们家里来的那些精美的书吧。你的女儿常常用它们做祷告哩。

米勒 （吹了一下口哨）呸！祷告！你那吃惯了杏仁饼的胃肠太娇嫩，消受不了这自然的生炖牛肉汤——他必须让它在无聊文人的黑死病魔厨里再煨一煨。快将那些废物扔进火里去！我闺女天知道满脑袋都吸收了些什么荒谬绝伦的东西！它们将渗进她的血液，就像西班牙的蚊虫，把我这父亲勉强还维系着的一点点基督精神也给冲散。扔进火里去，我说！那丫头会满脑袋魔鬼念头，将听信那些懒人乐园中的胡说八道，结果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忘记她父亲米勒是一个提琴师，以有我这样的父亲为耻。到头来，她将使我失去一个能干诚实的女婿，一个热心关照我的女婿……不！上帝惩罚我！（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一不做，二不休，我要叫那少校——是的是的，叫那少校明白，咱家不欢迎他这个客人。（准备出门去）

米勒太太 别胡来，米勒！光他送的礼物就值多少钱啊……

米勒 （走回来站在地面前）我女儿的卖身钱吗？——你给我见鬼去吧，不要脸的老鸨母！——我宁肯带着我的提琴沿街乞





讨，为换取一盆热汤而进行演奏；宁肯砸碎我的大提琴，把大粪灌进共鸣箱中，也不愿靠我独生女儿拿灵魂和幸福换来的钱养活——别再喝你那该死的咖啡，吸你那该死的鼻烟！这样，你就用不着到市集上去出卖你女儿的脸蛋。在那可恶的浑蛋闯进咱们家之前，我同样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

米勒太太 只是别操之过急，莽莽撞撞。瞧你眼下真是火冒三丈！我不过说，别去得罪少校先生，人家到底是宰相的公子。

米勒 问题就在这儿。正因此事情才必须今天就解决。宰相一定会感谢我，要是他是位好父亲的话。快给我把红绒外套刷一刷，我要去谒见宰相大人。我要对大人说：您的公子看上了我的女儿，可小女不配做您的公子的妻子；然而她又不能做您公子的婊子，因为她是我的心肝宝贝！事情到此结束——在下的名字叫米勒。

## 第二场

伍尔穆秘书，前场人物。

米勒太太 啊，早上好，秘书先生。非常高兴又见到您！

伍尔穆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嫂夫人。哪儿有了贵人的眷顾，那儿就再也瞧不起咱这样的小市民喽。

米勒太太 哪儿的话，秘书先生！封·瓦尔特少校先生的光临固然给了我们脸面，可我们也并不因此瞧不起任何人啊。

米勒 （厌烦地）给先生搬椅子来，老婆子！要宽宽衣吗，老乡？

伍尔穆 （放下帽子和手杖，坐下来）好的！好的！她怎么样，



我未来的——或者说过去的人儿？——我可不希望——我不能  
见见她——见见露意丝小姐吗？

米勒太太 多谢您问起她，秘书先生。我的女儿可是一点儿都不  
高傲。

米勒 （生气地用胳膊肘撞自己的妻子）老婆！

米勒太太 遗憾的只是，她没有见到秘书先生您的荣幸。她正好  
赶弥撒去了，我的女儿。

伍尔穆 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她有朝一日会成为我信仰基督的  
虔诚的太太。

米勒太太 （愚蠢而傲慢地一笑）是喽——不过呢，秘书先生

米勒 （显然十分尴尬，拧了拧妻子的耳朵）你！

米勒太太 要是咱们家在其它方面可以为您效劳，秘书先生，那  
我们非常高兴……

伍尔穆 （目光中透着虚伪）其它方面！非常感谢！非常感  
谢！——喏！喏！喏！

米勒太太 可是——正如秘书先生您将亲眼见到的……

米勒 （极其生气地在老婆的臂部撞了一下）蠢婆娘！

米勒太太 好就是好，更好就是更好；对自己的独生闺女，谁又  
会挡她的道，不让她获得幸福呢？（愚蠢而骄傲地）但愿您将  
来别记恨我才好，秘书先生！

伍尔穆 （不安地在圈椅里扭来扭去，一会儿搔搔耳朵，一会儿  
扯扯衬衫袖头和胸前的裙襞）记恨？哪儿的话？——对了——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米勒太太 喽——喽——我只是想——我是说，（咳嗽了两声）  
亲爱的上帝偏偏要让咱闺女成为一位贵夫人，所以您……



伍尔穆 （从圈椅中一跃而起）您在说什么？什么？

米勒 请坐下！请别激动，秘书先生。这婆娘是头蠢猪。哪儿会有什么贵夫人？胡说八道，愚蠢透顶！

米勒太太 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吧。我知道的，反正知道；而少校先生说过的话，反正已经说过。

米勒 （气急败坏，奔过去抓他的提琴）看你住不住嘴？你是想我拿琴揍你脑袋不成？——你能知道什么？他能说过什么？——别信她的胡扯，秘书先生——滚，回你的厨房去！——别当我是个大傻瓜，以为我会指望着靠女儿出人头地！您不会这样想我，对吗，秘书先生？

伍尔穆 我也没资格品评您，乐师先生。您在我眼中始终是讲信誉的人，而我对令媛提出的请求也是完全算数的。我有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差事；宰相挺器重我；如果我想升迁，是不会缺少举荐的。您看见了，我对露意丝小姐诚心诚意，要是她不让一个纨绔公子搞得晕头转向……

米勒太太 伍尔穆秘书先生！我想请您尊重……

米勒 你给我住嘴，我说！——请别介意，秘书先生。还是老样子，去年秋天我对您说过的话，今儿个我可以重复一遍。不过我不想强迫我的女儿。去接近她吧，好好儿地——让她看出和您在一起会得到幸福。要是她摇头——那更好——以主的名义我想说——要那样，您只好认了，只好来和她的父亲喝上几杯——不得不和您一起过日子的是姑娘——不是我——干吗我要固执己见，硬把一个不合她口味的男人塞给她，成为她的累赘呢？——这么做了，我在自己垂暮之年将没脸见人，将坐卧不安，饮食无味，仿佛时时刻刻都有人在骂我：你这个坏蛋，是你毁了自己的孩子！





米勒太太 废话少说——我绝对不会同意；咱闺女就了的富贵命；要是我丈夫让人说昏了头，我就找法院去。

米勒 贫嘴婆娘，看我不捶断你的腿！

伍尔穆 （对乐师夫妇）在女儿眼中，父亲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愿您会了解我，米勒先生！

米勒 倒了邪霉！必须了解您的是姑娘。我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子看得起的，恰恰不会对年轻的谗嘴小姐的口味。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告诉您，你是否适当一名乐队队员——可即使对一位乐队指挥来说，女人家的心眼儿也太尖太细。而且实话实说，老乡——咱是个粗鲁的直肠子德国人——我的意见到头来很难得到您的感谢。我不会劝我女儿嫁给任何人——我却要劝她别嫁给您，秘书先生。请让我说完。一个缠着女方的父亲帮忙的求婚者——请允许我说——我不相信会有任何出息。否则，他就会羞于走这种老路去向自己心上人表白的。他要是没有勇气，那就是一个胆小鬼；而一个胆小鬼就甭想得到什么露意丝！——是的，他必须背着父亲去追求女儿。他必须使得姑娘心甘情愿让父母亲见鬼去，也不肯失去他——或者使她自己跑来跪在父亲膝下，苦苦哀求父亲：要么让她服毒自杀，要么同意她嫁给自己唯一的心上人——这样，我才称他是好样儿的！这才叫做爱情！——谁要不能叫女人痴心到这个程度，谁就只好——抱着鹅毛管打盹去。

伍尔穆 （拿起帽子和手杖，走出房门）多谢了，米勒先生。

米勒 （慢慢跟着他）谢什么呢？谢什么呢？您可是一点儿便宜没得着啊，秘书先生。（回到房中）他什么也没听见，他走了——可我一见这个耍笔杆的家伙，就像吞了毒药和砒霜似的浑身不自在。他是那样阴阳怪气，令人厌恶，活像是某个走私客

